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五十九

史部

南史卷二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十九

蔡廓

子興宗  
搏孫疑

孫約

約弟搏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緝司徒左西屬廓搏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

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

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  
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  
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  
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  
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  
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  
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  
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

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謂  
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  
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  
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  
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  
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  
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  
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

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湏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湏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

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  
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  
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  
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  
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  
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  
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  
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阼累

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  
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  
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  
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  
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  
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  
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  
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



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  
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殮致喪還  
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  
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鑠付寧州親  
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  
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  
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

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青  
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  
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  
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  
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尚書僕  
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  
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

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

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

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  
便應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  
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為  
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共然後  
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  
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  
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  
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

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勇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



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  
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  
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  
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  
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  
惶惶人懷危怖指撝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  
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  
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

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  
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  
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  
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  
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  
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  
之今若沉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  
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

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没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

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  
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乘馬  
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  
深達此旨指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  
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  
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  
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  
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

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  
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  
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麤足若直如此  
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  
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  
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  
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  
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

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  
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  
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  
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  
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潜然流涕上  
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  
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  
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

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

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  
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  
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  
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  
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  
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  
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  
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



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

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

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

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

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

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

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常通興宗侍兒

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竒其言對  
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宇  
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  
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  
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  
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  
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  
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象而妻劉氏亦亡興

宗姊即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  
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  
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  
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  
邪舊意既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顓又禍敗豕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  
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  
適豕秦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

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  
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  
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  
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  
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大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  
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  
既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

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搏

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  
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  
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  
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  
初搏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  
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  
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搏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搏內  
以金釧賂搏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搯登聞鼓訟之為有

司劾時搏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  
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苺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  
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  
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搏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  
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湏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  
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  
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搏堅守不動命衆出  
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



名稱又為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  
事者多少搏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  
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搏風骨梗正氣調  
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  
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  
事搏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  
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搏少而仕宦未嘗  
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

解帝尋悔取事為畫帝嘗設大臣麤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麤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

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

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  
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  
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  
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  
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  
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  
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  
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

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蔡興宗傳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宋書荷字上有負字

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一本無史字誤

蔡凝傳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湏人門兼美○僉一本作檢

全史目錄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南史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二十八第一頁前六行炫子灑下脫灑子  
蒙三字據宋書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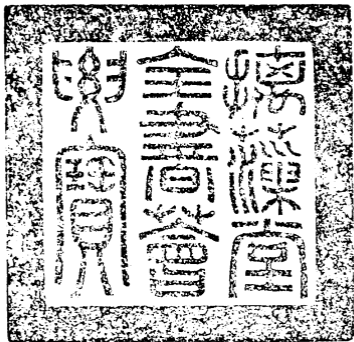
卷二十九第六頁後八行若謂安都晚過徵人宋  
書作晚達徵人

第十頁前四行道隆深達此音刊本音訛音據毛  
本及宋書改

第十頁後三行若直如此刊本若訛者據宋書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泰始二年宋書作泰始元年

第十三頁前二行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宋書作

王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

三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六十

史部

南史卷三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求弟黜

孫戢

黜弟胤

偃弟子求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  
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瑒與叔

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

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  
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  
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擄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  
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  
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  
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  
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  
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

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  
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  
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  
非闕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  
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  
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



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田潁川荀子華太  
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  
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  
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  
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  
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  
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  
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

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丸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  
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  
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  
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  
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資自倍貧者  
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  
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  
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覲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

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荊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并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後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

為似延之喜筭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常求  
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  
官延之大笈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  
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議論往反並傳於世尚之  
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亾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  
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  
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

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  
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  
武即位任遇無改厯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  
偃以為宜重農郵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  
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  
駙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  
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  
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既任遇隆密謂



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  
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  
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  
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  
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  
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  
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

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

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迺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吳興太守上頌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為鬱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  
為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  
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  
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  
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  
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  
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  
無故害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黜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  
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  
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  
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替不帶  
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  
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  
盾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

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於  
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  
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朓吳國張融會  
稽孔德璋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  
居之德璋為築室馬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  
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  
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  
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

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寔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  
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忻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  
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  
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  
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  
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

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鑿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邁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園城人間無  
新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  
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裙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  
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欲  
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  
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  
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並召  
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

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盾

盾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盾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顥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

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  
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  
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肩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肩  
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  
肩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  
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  
林嗣位肩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  
師肩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

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脣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脣尋有詔許之脣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脣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脣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脣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肩  
所肩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肩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  
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  
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  
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決  
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  
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

類圓丘祠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  
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  
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  
之從謝朐所還問朐以出期朐知朐已應召答杲之曰  
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  
失色不能答朐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  
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朐曰檀弓兩卷  
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朐俱前代高士朐處

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肩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  
肩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  
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  
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肩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  
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  
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  
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

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肩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  
樹石皆倒拔唯肩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  
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肩  
別肩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  
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  
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肩家世  
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肩年登祖壽乃移還吳  
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寺講經論



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肩常禁殺有  
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肩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  
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肩遇於秦望  
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肩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肩  
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  
在肩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  
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  
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

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肩疾妻  
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  
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肩疾乃瘳至是肩夢見一神  
女并八十許人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  
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肩侈於味食必方丈  
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岢曰鮓之就脯驟於屈  
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

蚘螻眉目內闕慙渾沌之竒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  
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  
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岷議大怒汝南周  
顥與肩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  
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  
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  
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

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  
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  
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  
味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註周易十卷毛詩總  
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  
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搏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  
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

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  
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代偉人炯常慕恬  
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  
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  
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  
解炯侍疾逾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  
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  
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

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為  
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  
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  
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  
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  
宋為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  
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

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啟高帝理其  
冤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  
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  
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  
行荊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敕昌寓令以  
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付身以  
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軍單詔行事吾自有  
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

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僕有公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諡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



尉梁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  
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  
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  
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  
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  
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  
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  
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

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  
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訓荅二宮  
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  
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  
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  
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  
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賄則畧不交語自

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愷為時  
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作父小  
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竒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  
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  
卿與郗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  
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  
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  
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

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生妾弟費惠明為導倉  
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  
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  
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  
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  
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  
何敗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  
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

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啟預聽敕許之又起為  
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  
詳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  
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  
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  
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  
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  
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

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  
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  
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  
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  
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吊實在於斯人  
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  
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  
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

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  
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  
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  
幸無銜竇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  
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  
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  
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

為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  
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  
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  
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  
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  
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  
言有徵也三年卒於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  
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



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為宏麗時輕  
薄者因呼為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  
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為從  
兄肩所親愛肩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  
奉衆僧書經并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  
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肩別肩問名敬容曰仍欲就  
兄求名肩即命紙筆名曰毅曰書云兩玉曰毅吾與弟  
二家共此一子所謂毅也位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閑  
及乎洗閭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  
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諛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  
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肩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  
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  
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  
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  
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

蠱賄而敗業惜乎

南史卷三十

南史卷三十考證

何尚之傳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簡監本作節今  
從宋書

何偃傳親遇隆密有加舊臣○密監本訛宓今從閣本  
何點傳性通脫好施○脫監本訛悅今改正

何胤傳迺起學舍即林成援○援監本訛授今改正  
並衣恰行列在前○恰監本訛恰今改從梁書

鮒之就脯驟於屈申○鮒監本訛鮒今從閣本

何昌寓傳景素被誅昌寓痛之○景監本訛尹今從上  
文建平王景素改正

高帝義之○高帝監本作彥回今從閣本

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往密敕昌寓○往密勅昌寓一  
本作賚旨詔昌寓

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啓聞須反更議○一本作  
寧得從軍單詔行事耶自有啓文須反更議

拒詔恐非佳事耳○一本作拒詔軍法從事耳

僕有公流之計耳○僕一本作政

何敬容傳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帶監本訛冠今從閣  
本

南史卷三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七百六十一

史部

南史卷三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永 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充

永子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稷子嶧

永從孫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  
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

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  
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  
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  
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  
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  
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  
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  
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

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

卷三十一  
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  
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  
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  
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

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  
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刪定郎掌其  
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

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  
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  
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  
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  
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  
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  
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碣磔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甚  
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乘

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厯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

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為

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

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

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永曉音

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鐘有銅滓乃

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

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

戰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充州刺史加

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  
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  
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  
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  
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  
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  
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  
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



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贓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領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

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  
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  
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  
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  
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  
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

王休若為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為冠軍諮議參軍領  
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為征虜將軍廣州豫  
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虜南兗州岱歷為三府  
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  
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  
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為黃  
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

佐史考武名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為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

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  
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為吳郡  
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  
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為護軍加  
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為府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  
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  
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

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  
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  
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為尚書倉部郎都  
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  
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  
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  
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

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為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

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  
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  
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  
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  
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  
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今以  
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  
於周易言精理真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



事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  
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  
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  
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  
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  
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  
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  
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

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如何子良

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  
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為之辨殮然未嘗求  
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上以蘆葭輜  
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  
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  
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為  
正負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  
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  
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絀脫鞴拜於水次緒曰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  
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  
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  
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  
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  
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

不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  
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鑣採之暇時復引軸以  
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  
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  
用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  
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至如影  
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

氣岸踈凝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  
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  
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  
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  
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  
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

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  
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叻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  
充崑西百姓代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  
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  
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  
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  
丈人而已闕廷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

以為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搆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為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



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  
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  
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  
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  
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  
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  
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

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  
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  
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  
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  
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  
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  
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鬲陸閑並少年未  
知名瓌并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

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  
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蹟寢等文季每遷直器  
物若遷壞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  
貧有不識壞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壞以既有  
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  
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  
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綏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  
來乞縞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

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紆由是深加嗟賞  
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  
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  
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  
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  
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  
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  
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

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為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度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

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  
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  
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  
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  
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  
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  
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  
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

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竒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  
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  
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  
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  
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  
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琬  
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  
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



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  
參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  
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  
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  
並無對但荅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  
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  
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  
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

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眉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邁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於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

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  
生母劉先假葬瑯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  
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  
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  
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為長寧永元末  
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  
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  
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弒於含德殿稷乃

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  
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為侍中  
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  
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  
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  
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  
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  
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將其鬚曰張公可畏

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夏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

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  
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  
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  
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微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  
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  
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  
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稷為四張  
卷字令遠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

卒稷子嵯

嵯字四山稷初為剡令至嵯亭生之因名嵯字四山少  
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  
又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嵯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  
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暉日玄言因為之  
筮得節卦謂嵯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  
嵯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為



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  
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嵯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  
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及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  
亦無恨浚固勸嵯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  
遣前舍人陸立公板授嵯征東將軍嵯曰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  
遣使說嵯嵯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  
侯子鑒助神茂擊嵯嵯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

以及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嵯曰死為幸乃殺之  
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嵯曰吾一門已在  
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貞子嵯弟翬知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畧太  
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  
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  
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

及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  
種辭以母老為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  
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  
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  
起為中從事并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  
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  
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  
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

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時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諡元  
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  
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  
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  
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  
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  
子并荷崇搆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  
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  
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  
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史卷三十一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張岱傳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復監本訛後今改從  
齊書

張充傳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  
棲貧自澹○少字下一本有長字蓋以生平少長為  
句而偶字連下與下差字對也

張嶮傳嶮曰死為幸乃殺之○一本死字上有速字  
張種傳其為時所推如此○一本無時字誤

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監本脫種弟二字今增正  
史臣論取信一主義絕百心○絕監本訛終今從閣本

南史卷三十一考證



謹案卷三十第三頁前一行廬江何曇黃回刊本  
脫回字據宋書增

第三頁後二行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刊  
本脫變字據宋書增

第五頁前二行義宣司馬竺超按宋書作竺超民  
蓋唐人避太宗諱去民字今仍之

第七頁前三行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宋書作告醫  
不仕

卷三十一第一頁後五行晦平西軍始至白帝宋  
書作而軍始至白帝

第二頁後四行其子孫遂昌云毛本遂昌作蕃昌  
第十九頁前四行封江安縣子梁書作江安縣侯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義絕百心刊本絕訛終據梁  
書及後考證改

謹案卷三十第三頁前一行廬江何曇黃回刊本  
脫回字據宋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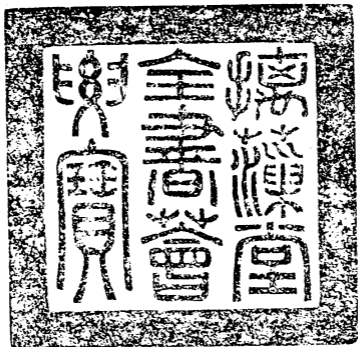
第三頁後二行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刊  
本脫變字據宋書增

第五頁前二行義宣司馬竺超按宋書作竺超民  
蓋唐人避太宗諱去民字今仍之

第七頁前三行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宋書作告醫  
不仕

卷三十一第一頁後五行晦平西軍始至白帝宋  
書作而軍始至白帝

第二頁後四行其子孫遂昌云毛本遂昌作蕃昌  
第十九頁前四行封江安縣子梁書作江安縣侯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義絕百心刊本絕訛終據梁  
書及後考證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膳錄監生 臣 萬 宣

膳錄監生 臣 樊少 巨